

下
卷
上

學經	
散冊	及冊 晚冊
二 六	一 四
學校	縣中 滋賀

一
号

孟子曰講解義

六

123.84
Z6Z
Vol 6

彥立校

曰講四書解義卷之十八

孟子上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

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

尺而利亦可爲與。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無枉己見諸侯之義也。昔戰國游說之士多干謁諸侯而孟子抱道自重落落不偶。弟子陳代疑而問曰。士君子進禮退義固是守身常法。然行道濟時乃其素志。今夫子不見諸侯於守身則得矣。然似小節可無拘也。今若一往而見之得行其道。大則撥亂反正。王道可興。小則講信脩睦。霸業可繼。功建名立。祇在一貶節之間。夫子獨

不能稍爲抑損乎。且志有之曰。枉尺而直尋。蓋言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然則枉見諸侯而成王霸之業。舍小就大宜若可爲也。孟子答之曰。我非不欲行道濟時。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耳。昔者齊景公田獵。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以招之。當時人君召見臣下各有其物以爲信。若招虞人當以皮冠。虞人因招之以旌。非其職守。不宥往見。景公怒將殺之。孔子贊美虞人曰。志士固窮。不忘死於溝壑之

中以完其節。勇士徇義，不忘捐軀而死。喪其
首領，以全其氣。正此虞人之謂也。孔子何取
於虞人而贊美之。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
不往也。如不待諸侯之招而往，是義不及虞
人矣。謂之何哉。是故君子出處進退，有斷然
不可苟者。豈以霸王之業動其心哉。且夫志
所云枉尺而直尋者，謂所失少而所得多。以
利而言也。如其以利，則紛營苟得，無所不至。
雖敗名喪節，至於枉尋直尺，亦以爲利之所

在。將不顧而爲之與。是大不可也。信乎君子
之出處，較義之屈伸，而未嘗較利之多寡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
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
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
爲
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二節書借射御之事。以明道之必不可枉也。孟子又曉陳代曰。計利忘義。不獨非士君子之道。卽一藝之士。亦有所不屑者。昔晉大夫趙簡子。使其幸臣嬖奚出獵。而王良爲之御車。至終日之久。不獲一禽。嬖奚復命於簡子曰。王良不善御車。所以不獲。乃天下之賤工也。或以此言告王良。良乃請復爲乘。以試

其能。嬖奚不可。彊之而後往。一朝而遂獲十禽。嬖奚又復命於簡子曰。王良善御。所以多獲。乃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吾使王良掌與汝乘。遂命王良。良不可。曰。御者之法度。與射者之巧力。原兩不相謀。前日吾爲之範。我馳驅之法。嬖奚不能左右迎射。至於終日。不獲一禽。今我不由正法。禽所從來。則詭道而遇之。遂一朝而獲十禽。是必御者不由法度。而後射者始得用其技也。車攻之詩有之曰。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範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必中也今必爲之詭遇而後獲禽乃小人之所爲耳我不慣與小人乘請辭夫王良不過御車末技即使與射者私相比合詭遇獲禽似無不可然且羞之而不肯爲其心謂屈意廢法以阿比而得禽獸雖積之若丘陵之多決不爲也御者尚能如此况士君子懷仁抱義乃欲枉己之道不待招而往以從彼何也不獨義不及虞人并御者之不若

矣且子之言枉尺直尋亦已過矣夫君子所以正天下者止此守道之己耳苟枉己從人則先失其所以正人之具更以何者正人哉故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由此觀之不見諸侯正士君子立身大節不可以爲小也夫天下無委曲逢時之君子亦無敝屣祿位之小人卽進退難易之際人之賢不肖從此而分孟子言此其所以垂訓後世者深矣

景春日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

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以正道闢縱橫之術也。戰國游說之士，往往以縱橫之術竊取權勢，而公孫衍、張儀，尤其著稱者。故景春有慕而問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方今列國兵爭天下，多故，操縱之權，大抵出於二子之手。彼

若一怒，則連兵結援，使相攻伐，而諸侯之弱，小者無不恐懼。若其安居無事，則兵休禍解，天下寧熄，以一人之喜怒爲一世之安危。大丈夫當如此矣。孟子曰：儀衍所爲如此，又安得謂之大丈夫乎？子豈未嘗學禮乎？禮經有云：丈夫行冠禮，其父訓戒而命之；女子出嫁，其母亦訓戒而命之。嫁時往而送之於門，其命戒之詞曰：此去往之女家，必敬慎必戒，謹無違爾夫子之命。禮言如此，可見以順從爲

正者乃妾婦之道所當然也。今衍儀雖權勢赫奕。其實以得地廣利之說。陰中諸侯之欲。彼其喜怒。原未嘗自主。不過阿合君意。乃妾婦順從之道耳。未得謂之大丈夫也。蓋二子揣摩情事。假竊諸侯之權力。以震耀一時。豈若聖賢懷道秉德。主持自我。不與時爲俯仰者乎。此聖賢之取舍。所由與策士異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此一節書是明大丈夫之實。以曉時人也。孟子又謂景春曰。衍儀碌碌不足道矣。若所謂大丈夫者當何如。蓋仁者吾性之元善。紗貫四端。乃天下之廣居也。彼則以仁存心。廓然大公。而無一毫之狹隘。是居天下之廣居矣。禮者吾性之節文。小大必由。乃天下之正位也。彼則以禮持身。守正不回。而無一毫之偏黨。是立天下之正位矣。義者吾性之裁制。知

宜知權。乃天下之大道也。彼則以義制事。正
誼明道。而無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
矣。由是得志而用世。則出而推此仁禮義於
民。而與之共由。不得志而隱居。則守此仁禮
義於己。而獨行其道。時而處富貴。雖載高食
厚。不以紛華靡麗而淫蕩其心。時而處貧賤
雖簞瓢蔬水。不以居窮守約而移易其節。時
而遇威武。雖刀鋸鼎鑊。不以死生存亡而挫
屈其志。此其人學術正大。不屑於一切之權

謀功利。而舉動光明。視彼伏軾結韉曳長裾
而市恩寵者。相去殆不可以數計矣。所謂大
丈夫者如此。衍儀何人。乃以此名歸之哉。蓋
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在乎道德。返之己而
自有餘。景春之所謂大丈夫者。在乎權力。取
之人而不可恃。此義利之別。君子小人之辨
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傅曰。孔子
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戢。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大夫欲求平。故論及之。曰。而

此一章書見君子仕以行道而不可枉道以求仕也。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見諸侯。魏人周霄意欲諷使出仕。乃設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豈不欲得君而仕。傳有之曰。孔子當時若三月失位無君。卽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及出疆而之他國。必載贄以往。以爲見君之禮。又魯賢人公明儀有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人皆來弔而慰安之。卽此以觀。而君子之仕可見矣。周霄又問曰。三月無君。歷時未久。乃遂至於相弔。是不已急乎。孟子曰。士之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士之有位而失位。猶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國。

家其所係甚重。豈獨急於功名哉。蓋古人最重祭祀。而祭祀必有田祿之入。方能盡禮。禮有之曰。諸侯親耕籍田。庶人助之。終畝。以奉其黍稷粢盛。諸侯之夫人親蠶。受繭。纁絲。使世婦爲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禮言如此。假使諸侯而失國家。則不得行耕助親蠶之禮。而犧牲不成。肥膾粢盛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矣。禮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蓋士既失位。則無祭田。無田。則

牲不能特殺。與夫器皿之用。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備。則亦不敢以祭。夫不敢以祭。則無以遂其孝親之心。爲人子者。必不能一息自安。故三月無君。一年四時之饗。已廢其一。於奉先之孝。大有虧矣。失位可無弔。失祭亦可無弔乎。由孟子此言觀之。可見得君行道。固士君子素志。而孟子之不見諸侯。蓋有甚不得已者矣。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此三節書見君子之急仕與難仕各有道也。周霄又問曰。三月無君。是誠可弔矣。若出疆

必載質。則又何也。孟子曰。仕以行道。猶夫耕以謀食。農夫雖離本土。亦不能不耕。豈爲出疆之故。舍其耒耜哉。士至他國進退之際。亦必有禮。豈有不載質以爲見君之地者乎。周霄設辭探問。已得君子欲仕之情。乃隱諷孟子曰。吾晉國游宦往來。亦士君子出仕之國也。未嘗聞無君則弔。出疆載質。如此之急。仕既如此其急。君子宜易於仕矣。乃又不見諸侯。甘心高蹈。何也。孟子曰。君子豈不欲得位

而仕。但出處進退不可苟且。卽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丈夫生而願爲娶妻。使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擇配。使之有家。此是父母之心。人所皆有也。然婚姻之禮。又爲最重。必待父母有命。媒妁往來。六禮旣備。而後始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至於鑽穴隙。以相窺。踰牆垣。以相從。寡廉鮮恥。無賴苟合。則內而父母。外而國人。莫不賤而惡之。是以古之人未嘗不欲仕。猶之男有室。女有家。固父母之心也。又惡去就無義。進退無禮。而不由其道。彼不由其道而往者。是與鑽穴隙。相窺同類也。蓋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出處大節。又君子立品。邪正所係。苟以致君澤民之心。而蒙鑽穴踰牆之誚。君子所不屑所不忍也。故君子之急仕。與君子之難仕。其迹似相悖。要之同歸於道而已矣。孟子以此曉周霄。知懷寶迷邦。與枉道求合。皆有所不可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此一章書。是言辭受皆準於道也。孟子在當時。歷聘諸邦。車徒甚衆。所至之國。廩餼極豐。弟子彭更者。疑其太過。問曰。今以一介之士。而後車多至數十乘。從者多至數百人。乘傳往來。游食諸侯。豈不過於侈泰乎。孟子曰。君

子於天下。辭受取予。皆有道焉。如非其道之所當得。則一簞之食。似無關於生平大節。然爲物雖至微。而揆之於道。則斷然有所不可受者。况輿從襍遯。傳食諸侯。而敢以爲安乎。如其道之所當得。則雖虞舜以匹夫登庸。受堯之禪。而有天下。當時四岳百揆。九官十二牧。以及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皆帖然從之。舜亦處之若所固有。不以爲泰。子豈以舜爲泰乎。夫堯舜之禪讓。事出非常。與士君子

之辭受取與未可同日而論。然以言乎事之
大者當莫過乎此矣。道之所在卽與之以天
下且不可卻。况傳食諸侯特其小小者乎。故
君子亦觀乎道之當否而已矣。若其他固非
所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
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
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
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

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
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
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
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此四節書見士有在道之功非無事而食也
彭更聞孟子之言因而對曰舜代堯之天下
原是天與人歸乃所當受吾非以舜爲泰也

但以一介之士。未仕諸侯。於人之國。一無所事。而晏然食其食。似非道之所宜。爲不可耳。孟子曉之曰。子以士爲無功。亦未知士之功爲何如耳。試以農工之事觀之。如農人種粟。女子織布。各有其事。亦各有其功。不能相兼。使子不有無通融。彼此交易。以有餘者補夫不足。則農有餘粟。而不能有布。女有餘布。而不能有粟。必皆積於無用矣。子如通之。使不能相兼者。皆有以相濟。豈但農得衣。女得食。

哉。凡造室之梓人。匠人。造車之輪人。輿人。皆得以一藝之能。而易食於子。况士之功爲何功。而事爲何事乎。今有士人於此。學先王仁義之道。而以孝悌爲仁義之實。入則盡孝於親。出則盡弟於長。遵守先王仁義之道。使邪說不得作。而異端不得亂。以此待後世學者。而爲所師。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誠爲不淺。洵非曲藝之可比也。乃反謂無功。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之人。而輕爲仁爲義之

士哉。彭更復變其說以應曰。梓匠輪輿。吾未嘗尊。仁義之士。亦未敢輕也。但梓匠輪輿之人。不過以技藝求食。其志則然耳。若夫君子而爲道自重。則居仁由義。自負不輕。而自命亦不苟。豈其志亦將以求食於人哉。孟子於是折之曰。君子之志。固不同於凡流。然以食與人。又何必以志爲言哉。但當計其功之多寡。理所當食。則食之而已。且子平日之食人。也。果因人之志而食之乎。抑因人之功而食

之乎。彭更又強爲之言曰。食志而功非所論也。孟子復詰之曰。子固食志。非食功矣。設使有人於此。覆屋之瓦。彼則毀而敗之。飾壁之墁。彼又畫而壞之。是無功而且有害也。然其志亦將以此求食。則子亦因其志而食之乎。曰。否。無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之曰。子旣食志。又不食無功之志。然則子所云食志。非食志也。食功也。旣爲食功。則有功於世道人心者。正所當食。乃反以爲無事而食。子非

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乎。蓋孟子抱道自處。懷致君澤民之志。有繼往開來之功。宜當時之君尊禮而任用之矣。乃道終不行。而猶以傳食爲泰。甚矣聖賢之窮也。而世道亦從可知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

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此三節書見王政本於實心也。昔宋王偃有圖霸之志。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是以諸侯惡而欲伐之。萬章因問於孟子曰。宋小

國也。今將興師問罪，伐暴安民，欲行王政於天下。此其志誠善矣。奈齊楚之君惡其行，王政不利於己而欲伐之，是以王政致伐也。但衆寡強弱之間，實不得不爲宋慮。必如之何，而後可以免人之伐乎？孟子曰：子以宋爲小國而王政難行，不知行王政不在國之大小也。試以成湯之事觀之：昔湯居於亳邑，地僅七十里，可謂小矣。與葛國爲隣，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國之大事惟祀

爾，何爲而不祀也？彼乃託辭以對曰：祭必外備其物，所以不祀者無以供犧牲也。湯因使人遺之牛羊，乃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犧牲既備，何爲不祀？又託辭以對曰：祭以黍稷爲馨，所以不祀者爲無以供粢盛也。湯又使亳邑之衆往爲之耕，以備粢盛。又使其老弱者往爲耕者饋食，可謂存心仁而交隣厚矣。乃葛伯復率其民，要於道路，有饋酒食黍稻者，則攘而奪之。不與者則從而

殺之。惟時亳衆有一童子。以黍肉饋餉耕者。葛伯殺而奪之。此不仁甚矣。故商書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卽此殺是童子之謂也。夫湯待葛伯如此其厚。乃反殺其童子。則暴虐已極。此弔伐之師所不能已。於是爲此舉兵而征之。時四海之內皆諒湯之心。曰。湯之舉兵。非以天下爲利而欲富也。惟因童子無辜見殺。父母含冤莫伸。其往征也。乃爲匹夫匹婦復仇耳。夫湯以不忍之心而行弔伐之舉。非不得已也。故天下信之有如此。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後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

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此四節書言行王政。則無敵於天下也。孟子曰。湯惟非富天下。故初征無道。則自葛伯始。從此伐暴救民。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但見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皆曰。我與彼同苦虐政。奚獨以我爲後乎。蓋民之望湯。如大旱望雨。惟恐其不卽

至也。及其旣至。則商安於市。而歸市者不止。農安於野。而芸者不變。民之所以慶幸其來。而相安於無事者。蓋由湯止誅其有罪之君。而於無辜之民。則弔之。如時雨降於大旱之後。皆樂其復蘇。而大悅也。故商書仲虺之誥有曰。吾儕小人。俟我之君后久矣。我后旣來。其庶無虐政之罰乎。是湯之行王政。而民心悅之如此。再以武王之事觀之。武王當紂殘暴之後。三分有二。八百來歸。王業盛矣。然

其中猶有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武王因其害及士女。於是東征以綏安之。但見士女皆以筐篚盛玄黃之幣。以迎武王之師。曰。吾等向事紂王。苦其虐政久矣。今得繼事我周王。庶蒙恩澤而見休乎。遂皆心悅誠服。而盡歸附於大邑周焉。於是有位之君子。實玄黃於篚。以迎王師之君子。無位之小人。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小人。從來軍旅所至。未有不避而遠之者。今商之臣庶皆以類相迎。蓋

因武王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以誅之而已。於除殘之外。一無所利。故民之感恩懷德。一如湯耳。所以周書太誓之詞曰。我之威武奮揚。侵于暴紂之疆。則取于殘民者而誅之。雖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救民其心同。其事一也。豈不于湯有光乎。此武王以不忍之心而行弔伐之舉。人心悅之。又如此。夫湯武之君皆行王政。遂皆天下無敵。未聞當時有惡

而伐之者。今宋惟不行王政。欲以霸術欺人。故見忌於大國。云爾。苟能誠心爲民。以行王政。是卽成湯弔民於大旱之後。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也。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願奉爲君。彼齊楚雖大。何足畏乎。則宋之致伐。不可歸咎於王政也。明矣。總之。王政貴於力行。不在國之大小。苟以除殘去暴之心。爲應天順人之舉。自然後后迎師。而無敵於天下。何至有受制於人之事乎。故曰。王道以得民

心爲本。

國之立。首順於齊。人轉文乎。齊人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畀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畀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

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此一章書見爲人臣者當廣進善類以成正君之功也。昔宋臣有戴不勝者有志正君而不能廣進善類。故孟子謂之曰。人臣引君當道。乃分所宜然。然爲之非旦夕之功。而輔之亦非一人之力也。今子之心亦欲子之王之進於善與。我明告子以致君之道。有可罕譬而喻焉。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變楚之方言而學齊國之正音。則使齊人傳之乎。使楚人傳之乎。不勝對曰。齊人乃能齊語。必使齊人傳之。孟子曰。欲學齊語。使齊人傳之。誠是矣。設使一齊人傳之。而衆楚人於旁咻之。則聽聞不端。積習難變。雖日鞭撻求其子爲齊語也。不可得矣。若引其子置於齊地。莊獄之間。其地旣端。且加以數年之久。所見所聞。莫非齊人齊語。則熏陶漸染。久而自化。雖日加鞭撻求其子爲楚語也。亦不可得矣。夫學爲言語。尚在精端。况正君之功。豈不在於多助乎。

今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薦舉於王。使之居於左右。可謂心乎愛君。而得事君之誼矣。然使在王所者。長而老成。幼而後進。卑而執事。尊而秉鈞者。皆如居州之賢。則善言善行。日接於前。王雖欲爲不善。誰其與之乎。若王所者。長幼卑尊。皆不能如居州之賢。則耳無善言可聽。目無善行可覩。王雖欲爲善。又誰其與之乎。今子所舉者。止一薛居州耳。其餘左右之人。皆非居州之匹儔也。一君子終

不勝衆小人。將見羣邪害正。孤忠無與。雖欲進君於善。其如宋王何哉。是以古大臣之欲正其君者。集思廣益。使端人正士。布在班聯。然後忠佞不致同朝。賢姦不得共柄。而君德乃日進於高明。此以人事君。人臣第一義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此一章書。是明不見之義。以見君子之所養也。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肯往見諸侯。故公孫丑問曰。君子一身出處。必準乎義。然有抱濟世安民之畧。而不先往見諸侯者。敢問果何

義乎。孟子曰。古者君子處世。已仕則以盡職爲恭。未仕則以守身爲正。若未委贄爲臣。則君臣之分未定。無先往見之禮。故自重其身。而不輕見也。然所謂不見者。非過於矯激。而終不見也。如昔魏文侯之往見段干木也。彼以未嘗爲臣。遂踰牆而避。不與之見。魯繆公之往見泄柳也。亦以未嘗爲臣。遂閉門而不納。不與之見。此二子者。雖守不見之節。然皆立己太峻。而絕人過嚴。未免已甚。如君既有

下賢之心誠意迫切斯可出而見之不爲枉道何必踰垣閉門爲哉出處去就合乎義禮之中者必推孔子昔孔子道高德備陽貨亦嘗聞之然不肖折節下賢而欲召孔子來見又恐無下賢之禮惡人議己於是用術以致之禮大夫有賜於士士苟不得拜受於家則必往拜謝於大夫之門其時陽貨方以大夫自僭而孔子爲士因令人窺孔子之出於外也而饋以蒸豚其意欲使孔子往拜其門可

借此以相見也然孔子因物付物自不墮其術中遂亦窺陽貨之出於外也而往拜以謝之既已答人之禮而又不屈己之節可謂情理兩全矣當是時也使陽貨不用術以致孔子之見而以禮先之則貨雖非可見之人而亦有願見之意孔子於此豈得如干木泄柳之已甚而終於不見耶蓋孔子之合乎中道如此而得孔子之家法者莫如曾子子路曾子嘗曰每見有求媚乎人者聳脅其肩而強

爲歡笑其勞苦不可勝言。比於夏月治畦之人。爲更甚也。子路亦嘗曰。未與人合而強與之言。其心慚面赤。赧赧然若無所容。如此人品。非由之所知也。由二子之言觀之。凡如是之人。乃其所淡鄙而痛惡也。則其平日之所養者。必光明正大。不激不隨。而不枉道以求合也。可知已矣。所謂不爲臣不見者。豈非守身之正乎。要之儒者以行道爲心。而必以枉道爲恥。絕人太甚。固不可也。強顏求合。尤不矣。

可也。權衡義禮之中。亦惟以孔子爲法而已矣。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此一章書。見革弊之貴斷也。昔宋大夫戴盈之。自擊時弊。而慨然復古。然有其意而不能

決乃問於孟子曰。什一而賦。關市不征。古先王之仁政也。今則不然。賦則厚斂。使農困於野。關市則并征其貨。使商困於途。先王之良法美意不存。而斯民之困苦日甚。今欲復什一之制。去關市之征。使農有餘粟。而商有餘財。豈非吾之至願。但相沿已久。而更張不可不漸。請先去其重且甚者。而輕之。以待來年。然後盡革其弊。而復古之制。夫子以爲何如。孟子設喻以告之曰。爲政之道。成於斷而敗

於需。有意去弊。亦在乎勇以決之而已。試爲竿譬而喻。今有入於此。日攘其鄰家之雞。或告之曰。攘雞之事。非君子之道。其意欲其立止也。乃攘雞者不能卽改。但曰。請減損其日攘者。而月攘之。以待來年。然後已。而不攘。以視子之革弊。而欲待來年者。何以異乎。攘雞與攘民。小大不同。同歸不義。若未曾知之。猶可恕也。旣已知之。不可緩也。子今旣知弊政。當除。卽當瞬息難安。刻不容緩。斯速已之。使

民蚤蒙休養之福可耳。何必又爲來年之待哉。要之興利除弊。乃爲政之要務。若明知其弊。而猶苟且因循。日復一日。究之弊終不能除。而害愈甚。豈善治之道耶。語云。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諒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泆水

警。余泆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旣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旣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世之心，皆出於不得已。不也。昔戰國之時，邪說橫行，異端蠱起。孟子爲世道人心慮，恆以言闢之，而人皆不知其故。遂有疑其好辯者。故公都子問曰：辭以達意，原非多言。但今在外之人，皆稱夫子好爲辯論，以取勝於人，敢問何也？孟子曰：處世之道，豈可以言論勝人？但有關於世道人心者，故

不能嘿嘿而已。今外人謂我爲辯，亦不能辭。但居今之世，度予之心，豈好爲辯論以取勝哉？蓋有所不得已者耳。而所爲不得已者，非自予始也。自上古以至今日，天下之有生民業已久矣，其間氣化固有盛衰，人事不無得失。一治一亂，相爲循環，故有治而不能無亂者，其勢然也。吾人生當其時，欲撥亂反正，安可緘嘿而已乎？從來治亂不一，試以其大者言之，當堯之時，洪荒初闢，水無常經，皆倒流。

逆行。以致汜濫於中國之內。凡平陸之地。皆蛇龍所居。天下之民。俱無定止。於是地之界下者。則架木爲巢。高上者。則掘地爲窟。生民之苦。至此已極。虞書有曰。洚水警余。言予不德。故天降災異。以警之。所云洚水者。卽此逆行。汜濫之洪水也。是時氣化乖沴。生民罹害。非一亂乎。於是堯獨憂之。舉舜敷治。舜承堯命。遂使禹治之。禹順水之性。掘地之壅塞者。而注之海。汜濫之水。有所歸矣。驅蛇龍而放

於菹澤之地。蛇龍之物。有所居矣。因而水循正道。由地中以行。卽今之江淮河漢是也。夫水不爲災。則險阻旣遠。不特無蛇龍之害。而凡鳥獸之害。入者咸已消除。然後中國之人。始得平土安居。以遂其樂生之願焉。豈非天下之一治乎。迨堯舜旣沒。聖人仁民愛物之道。寢以衰微。歷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繼而起。彼皆奢侈無度。不念民生。民有宮室。其所居之處也。乃壞之。以爲己之池沼。使無所安息。

焉。民有田地其養生之資也。乃棄之以爲己之園囿。使不得衣食焉。虐政旣行。而乘機以爲亂者無所不至。於是邪僻之說暴慢之行。又因之而作。是人害日深矣。且棄田土以爲園囿。棄宮室以爲汙池。則沛澤愈以多。而禽獸自至。是物害愈甚矣。夫自堯舜以降。雖治亂不常。浸淫而及紂之身。愈爲不道。天下又復大亂。若非周公武王。孰能挽回氣運。而輯安天下乎。於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輔之。隨

凡奉行天討。以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爲紂之助。因興師伐之。至三年之久。始討其君而誅之焉。其倖臣飛廉。乃紂之內助也。則驅於海隅之地而戮之。其他助紂爲虐者五十國。悉皆殄滅。而人害以息。又驅虎豹犀象。使之遠遁。而物害以消。當時天下之民。被新王之化。而蒙安養之澤。莫不大悅而歡欣鼓舞。以共享太平之福焉。故周書君牙之篇有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

所以佑助啓迪我后人者。無一事不光明正大。美善兼盡而無缺。蓋以周公爲相。能制禮作樂。以光文武之道也。此又非世之一治乎。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此四節書。是明聖賢維世之決心。皆以衛道自任也。孟子曰。周自文武周公以來。天下固

已大治。及歷世既久。至平王東遷之後。國運漸衰。而文武經世之道遂微而不明矣。於是三綱沉。五倫壞。邪說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無道者。則以臣而弑君者有之。以子而弑父者有之。忍心害理。倫常攸斁。一至於此。此又一亂也。孔子生當其時。觀風俗之凌夷。惡人心之僭亂。雖不得君相之位。以施撥亂之權。然淡以爲懼。遂因魯史而作春秋焉。春秋所載。褒貶賞罰。乃天下之事也。所以孔子嘗

曰。世有知我者。謂以片言。而伸一王之大法。使後世知所勸懲。其惟此春秋乎。或有罪我者。謂以匹夫而假天子之大權。借空言以行彰瘴。其惟此春秋乎。孔子之言如此。然或知或罪。雖有不同。而在孔子之心。不過勉人爲善。戒人爲惡。以警當世。而示來茲也。豈得已哉。孔子之作春秋。是亦世之一治也。由孔子而至於今。賢聖之君久不作矣。列國諸侯。皆爭戰相尋。放恣於法紀之外。而不顧其無德。

無位。而名爲處士者。復搖唇鼓舌。而橫議於其間。至如楊朱墨翟。更異端之尤也。各以邪辟之說。布滿天下。天下之言學術者。不歸楊。則歸墨。而聖人之道。不明矣。在彼信而從之者。雖未之詳察。而不知楊氏之言。但知爲我。於一身之外。漠不相關。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之言。惟知兼愛。視天下之人。更無差等。不復知有親親之仁。是無父也。夫人之一身。惟此君父之倫。爲不可泯耳。今無

父無君。人道旣已滅絕。其與禽獸何異耶。橫議之害。一至於此。昔公明儀有言曰。庖之中有肥肉。廄之中有肥馬。乃使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所謂率獸而食人也。今彼楊墨之害。實有甚於此者。蓋事親以仁。事君以義。由堯舜以來。傳之孔子者也。彼爲我兼愛之道。流而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說誣惑乎民心。而仁義之道。遂爲邪說蔽塞也。仁義旣已蔽塞。則人皆無君父之倫。而與禽

獸無異。是楊墨之教。使人皆爲禽獸。卽所謂
率獸食人也。其勢一倡。不能止遏。則人將相
殘相食。而亂臣賊子。不可勝誅。其爲亂也。又
甚於孔子時矣。吾生當斯際。蓋爲此而懼焉。
豈能坐視異端之倡熾。使聖道不傳而嘿嘿
已乎。故欲防閑先聖仁義之道。使之昭明而
不爲所塞。則於楊墨之學。必深加距絕。於淫
蕩之辭。必力爲放斥。務使無父無君之邪說。
不得復起而惑民焉。凡此者。皆以衛道也。蓋

彼邪說之作。雖屬論說。實本於人心。旣作於
其心。則必日用舉止。俱悖乎理。而害及於事。
旣害於其事。則必紀綱法度。盡失其常。而害
及於政。此理之必然也。雖有聖人復起。豈能
易吾害事害政之言耶。此吾所以距之嚴。放
之切。以衛先聖之道於不墜也。不然。橫議日
公。滋浸淫不已。異端之害。將何所底止乎。此吾
之所以不得已耳。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四節書是孟子總論諸聖之功。以見己闢邪衛正之非得已也。孟子曰。古今之治亂。雖有氣化人事之不同。而主持維挽。則存乎人者。有不得辭也。昔者洪水爲災。惟禹排抑之。

而天下平治。至周公兼并夷狄。驅逐猛獸。除民之害。而百姓乃得安寧。若孔子成春秋。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乃有所畏懼。而不敢恣肆以行其惡。是自古至今。所以亂而復治。皆諸聖維持之力也。况今楊墨之害。有甚於此者乎。昔魯頌之詩有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蓋言周公於戎狄之國。則膺擊之。而不稍寬。於荆舒之人。則懲創之。而不稍恕。斯無弗畏服。而莫敢有違拒者。

焉。是中外之防。固如是之嚴也。今楊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異。正周公之所必膺也。而豈得漫然視之乎。故我處今日。亦欲明仁義之道。正人心於陷溺之後。聲楊墨之罪。息邪說於方熾之時。其偏僻之行。則距絕之。而無使猖狂。其淫蕩之辭。則放斥之。而不令鼓惑。正以仰承三聖之功。欲由亂而返於治也。然則予之諄諄反覆者。豈好辯哉。誠以繼三聖之後。畏天命。憫人窮。憂之深。遂不覺其言之切。

乃有所不得已耳。况此楊墨之當距。非獨予一人之責也。使人能發爲言論。以斥其爲我兼愛之非。是其學雖未及三聖。然已得其道。法而紹其心傳。卽禹周孔子之徒也。是知闢邪衛正。人人皆有其責。何疑於予之好辯哉。甚矣外人之不諒也。蓋異端之害聖道者。楊墨爲甚。以其無父無君。害人心術。所關最大也。使非孟子深惡而痛絕之。則爲禍於後世者。尚可言耶。自有此辯。而邪正之分。遂不可

掩。以此主持世教。則致治無難。而可以媲美於三聖矣。子思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土食高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此一章書。見矯俗。不可以爲廉也。齊人有匡章者。問於孟子曰。論人之品。以廉爲貴。然今世之人。或飾其名而無其實。或勉強一時而不能持久。此皆不可謂之廉也。如我齊國之有陳仲子者。豈不真爲廉潔之士哉。夫仲子生於富貴之家。乃能以淡薄自守。其所居者。則於陵鄉僻之地也。嘗至於三日不食。而耳不能聞。目不能見焉。其窮困如此。然未嘗求

食於人也。適井上有李，螬食其實者，業已過半。在他人視之，亦惟遺棄之耳。而仲子乃匍匐而往，取而食之。彼當饑疲之後，凡三咽而後耳。復有聞目，復有見。此其所居所食，乃人之所以不能堪也。而其心不爲稍易，非真廉其孰能之哉。孟子因而曉之曰：當今齊國之士，大約皆富貴功利中人耳。仲子處汗濁之世，而竟不爲流俗所染，如手小指之中有一大指，吾必以仲子爲齊國之巨擘焉。雖然，仲子

所處固人所難，然亦不必爲此不近人情之事，以失聖賢中正之道也。我思仲子亦惡能遂其廉哉。若充仲子之操，其矯情絕俗，亦必窒礙難行，必如蚯蚓之無求於人而後可。然仲子亦人耳，豈能如蚯蚓耶。夫蚓之上而食者，非猶夫人之食也。惟槁壤之土，下而飲者，非猶夫人之飲也。惟黃泉之水，今仲子居必以室而食，必以粟，則不能不有資於人也。可知矣。此其所自來，亦安能計其義與否耶。從

來最廉者莫如伯夷。最貪者莫如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果廉如伯夷之所築與。抑貪如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果廉如伯夷之所種與。抑貪如盜跖之所種與。是義與不義。總不可知也。今仲子既不能無居無食。而所居所食者。又不能必其所自來。若仲子者。亦惡能自成其廉哉。如欲成仲子之廉。殆必如蚓而後可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己頻頤曰。惡用是魍魎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魍魎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此三節書。是言人不可以小節妨大倫也。匡

章曰。仲子之居與食。雖不必盡出於伯夷。然亦何傷其爲廉哉。今仲子之居食。乃親身織屨。其妻辟纆以易之者。夫豈不義而取諸人者耶。孟子因曉之曰。吾謂仲子之惡能廉正。毋以仲子不必如此耳。蓋仲子非素貧賤。乃齊國之簪纓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采地於蓋邑。其祿萬鍾。卽與其兄同居而食。非不義也。乃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因遠避其兄。以致

離失其母。居於於陵。彼亦謂以義自處。而不知母子兄弟之大倫已失矣。嘗聞其他日歸也。偶有饋其兄生鵝者。亦不過交際之常禮。乃仲子則頻頰而不悅。曰。惡用是駝駝不義之物爲哉。及他日又歸。其母以愛子之心。殺是鵝以食之。適其兄自外至。因與之言曰。爾之所食者。卽向所謂駝駝之肉也。仲子聞兄之言。竟出而哇之。其矯情如此。較之聖賢之道。不違親。不絕俗者。爲何如乎。且就其居與

食而言之。以母食爲不義而不食。是天下無復可食者。乃於妻辟纒以易者。則食之。以兄之居爲不義而不居。是天下無復可居者。乃於於陵則居之。一身而清濁互叅。一家而棄取靡定。是尚爲能充其不居不食之類乎。不能充其類。又焉能充其操。殆必如蚍之無求自足。而後能充滿其不居不食之操也。彼仲子亦人耳。豈能遂如蚍也哉。吾之所謂惡能廉者。蓋以此也。可見君子處世。自有中道。惟義所在而已。若欲成一己之小節。而棄天下之大倫。則凡滅理害義欺世盜名者。將無所不至。此主持風教者。不可不辨也。

